



藏族文学史略

王沂暖 唐景福 著

44.914
175

བོད་ཡིག་རིག་པའི་ལོ་རྒྱུས་ལོ་རྒྱུས་



王沂暖 唐景福 著

藏族文学史略

བོད་ཡིག་རིག་པའི་ལོ་རྒྱུས་ལོ་རྒྱུས་

青海民族出版社

特约编辑：余世忠

责任编辑：孟 维

封面设计：任素贤

藏族文学史略

王沂暖 唐景福

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98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25 插页：2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600

书号：ISBN 7-5420-0055-1/I·15 (民文) 定价：1.70元

序 言

我们伟大祖国五十多个兄弟民族，在过去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曾培育出绚丽多彩、各具特色的文艺花朵，极大地丰富了祖国的文学宝库。其中藏族人民培育的这一部分鲜艳花朵，同样是绚丽多彩，芳香四溢。而且它的数量在全国各少数民族当中，可以说是最为丰富的，各种题材和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几乎应有尽有，成为祖国珍贵文化遗产总库的一部分。

藏族，在兄弟民族中，人口虽然不算太多，但居住地区的面积，却达二百七十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四分之一而强。在兄弟民族中，居住地区的面积为最大。它北临祖国新疆，西南、南面与印度、尼泊尔、不丹接界，东抵祖国云南、四川、甘肃。行政区域有自治区一个：西藏藏族自治区，自治州十个：四川的甘孜和阿坝，云南的迪庆，青海的玉树、果洛、海南、海北、黄南，杂居区两个：青海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和甘肃的甘南藏族自治州，自治县两个：四川的木里藏族自治县和甘肃的天祝藏族自治县，还有一个自治乡，即四川平武县的白马藏族自治乡。整个藏族居住的地区，均为高原地带，不只在国家海拔为最高，更被称为世界屋脊。有世界最高的雪山喜马拉雅山及其主峰珠穆朗玛峰，有贡噶雪山与冈底斯雪山。这些雪山象水晶宝塔一般，挺拔雄伟，高插天际，晶莹透剔，与日争辉。这里也有著名的大江长河黄河、怒江、金沙江、澜沧江、雅鲁藏布江等，波涛汹涌，宛若游龙，直奔横驰。还有不计其数的大小湖泊，如翠绿的松耳石镶嵌在大地上。其间有稻麦飘香的平川谷地，有一望无际

的广大草原，有苍苍翠翠的茂密森林。真是壮丽如画，奇特多姿。

藏族的历史，无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从近年来地下发现的古物来看，藏族古代人民，至少在新石器时期，即已居住生息于西藏山南一带地区。藏族的来源，是出自山南一带的土著民族，以后才逐渐向四外发展，与青川藏高原上的其他邻国如苏毗、羊同、白兰、党项、吐谷浑，经过长期融合，壮大起来。据藏文史书记载，藏族历史起自所谓“天尺七王”（ཀན་མ་ཉི་ཤི་བཟུང་）的也尺赞普（ལྷ་ལ་ཤི་བཟུང་པོ་）。到现在，已有两千多年。它的社会状态，由也尺赞普到六世纪囊日松赞（ཀན་མ་རི་ལྷ་པུ་ཤི་བཟུང་）赞普时代为止，是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这个时期，人民生活以游牧为主，兼事农业生产，崇信自然神教的本教，史称其以本教治国，文明尚未大启。

从六、七世纪到九世纪，是奴隶社会时期。这个时期，首先是松赞干布（ལྷ་པུ་ཤི་བཟུང་པོ་，？——650）建立了统一的吐蕃奴隶王朝，推行了吞米桑布扎创造的文字，并从汉地、印度输入了佛教。松赞干布赞普与唐朝的文成公主联婚，为汉藏两族的友好，奠定了始基。以后又有金城公主与吐蕃赞普弃隶缩赞联婚，与唐朝形成“和同为一家”的亲密关系。本时期的尺松德赞（ལྷ་པུ་ཤི་བཟུང་པོ་）和尺热巴巾（ལྷ་པུ་ཤི་བཟུང་པོ་）两赞普建立佛教的僧伽制度，开始剃度出家，建立寺院，大量翻译佛经，直到九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溃的这二百多年，藏族文化得到很大的发展，生产有农有牧，居住地区达到了现在的规模。

由九世纪到十三世纪的五十年代，即由吐蕃王朝的崩溃到公元十三世纪藏族正式统一于祖国大家庭的版图为止，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农奴制社会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吐蕃王朝内部分崩离析，分裂为各个小王朝，各地还有据地自雄的小部落，九世纪下半期中有甘青地区的奴隶军造反，有康藏地区的自由民起义，促使奴隶社会解体。被吐蕃王朝最后一个赞普朗达玛（ལྷ་པུ་ཤི་བཟུང་པོ་，又名ཧྲ་

དཔལ་འཕེལ་པོ་) 消灭后的佛教,不但再度兴起,而且于十一世纪以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宁玛派(红教)、噶举派(白教)、萨迦派(花教)、噶当派等四大教派,均创立于此时。并从噶举派次第分出不少小派,如帕毛朱巴、噶尔玛巴、达垅巴、止贡巴等等。这些教派与地方小政权互相结纳,形成政教两方面合流对藏族人民进行压迫剥削的局面。佛教文化深刻地影响到各个方面,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文化。统一于祖国大家庭之后,历经元朝、明朝、清朝、民国四个时代到1951年整个藏族地区完全解放为止,是藏族封建农奴制社会时期。这一时期里,藏族与祖国大家庭各个民族,团结在一起,共同生活生产,共同发展创造,历时七百年。其间由十三世纪五十年代后约一百年间,元朝中央“郡县吐蕃之地”,把管理地方的责任,委之于萨迦派喇嘛。十四世纪五十年代后,噶举派取代了萨迦派,明朝也因势利导,任命该派执行明朝中央命令,继续管辖藏族地区。元明两朝封建农奴制上升时期,经济生产有了发展,文化也有较大的发展。明朝初期,格鲁派(黄教)开始创立。到明朝末年,黄教凭借外来的蒙古族固始汗之力,推翻了噶举派的藏巴汗。十七世纪四十年代起,清朝又派驻藏办事大臣,直接进行管理。元明清三朝时期,逐渐形成了三大领主对藏族地区的统治,佛教思想更深入到思想和生活领域各方面。当然,阶级矛盾,也是日趋激烈的,两种文化也是有斗争的。但许多人是受到佛教影响,颈上喜带尕乌,口中常念嘛呢,衣服偏袒右肩,这几乎成为习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以后,不但祖国的内地遭到帝国主义的侵略,藏族地区也不例外,因而激起藏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红军北上,经过藏族地区,创建了“博巴政府”,藏族人民开始接受革命思想,给藏族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解放以后,经过民主改革,藏族地区与祖国各民族地区一样,共同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现在,藏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

道正在为实现“四化”而前进着。

藏族是勤劳、勇敢、富有智慧的民族。他们在这样壮丽奇异的地理环境中，在这样悠久多变的历史过程中，在这样宗教思想与阶级意识交错发展中，发挥了自己的才华，创造了许多出色的、具有民族特点的各种文学作品。按一般文学体裁来说，他们有：诗歌、故事、传记、史诗、小说、戏曲，如此等等，具备了文学作品的各种形式。不但体裁多，数量多，也有很高的质量。有的雄浑豪放，汪洋恣肆；有的玲珑小巧，玉润珠圆；有的大胆抒发，语言泼辣；有的含蓄蕴藉，一往情深。使人读了，真有逸趣横生，赏心悦目之感。许多长篇作品，既有曲折奇诡故事情节，也有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具备相当高的艺术技巧。

藏族的文学作品，包括书面的和口头的，实在太多了。我们初步试探性地编写这部《藏族文学史略》，所介绍的也只能涉及到一些比较典型的作品。本书的原稿是王沂暖教授为藏语班教学于1962年编写的讲稿，甘肃省曾把它列为省上的社会科学科研项目。以后又与唐景福讲师，共同进行了一些修改补充，1982年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连载过。这次又做了部分修订。

这部《藏族文学史略》在体制上，分为三篇，第一篇吐蕃时期的藏族文学，时间是从藏族远古（约为二世纪左右），到十三世纪五十年代，藏族统一于元代祖国大家庭之时为止。这一阶段，时间较长，本应划为两个阶段，即由远古到吐蕃王朝崩溃的九世纪五十年代，为第一阶段；由九世纪五十年代到十三世纪五十年代为第二阶段。但对这一时期，我们掌握的作品较少，故暂合为一篇来叙述。第二篇元明时期的藏族文学，时间是从藏族统一于祖国大家庭的元代起，到1644年明朝灭亡之时止。第三篇清代民国时期的藏族文学，时间是从1644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之日为止。在这三篇的最前面，写了一个《概说》，说明藏族文学总的分类情况。这样分期，是否恰当，

尚值得研究。

编写文学史，不但要注重于文学作品的介绍，更需要写出文学史的发展，溯源泉，寻流变。我们在主观上，也曾注意及此。但因藏族文学作品，口头流传的很少有作者署名，也无年代记载，即使一些书面的著作，也有一些不署作者姓名，不标写作年代。对于写史，发生不少困难。并且《藏族文学史略》的编写，纯系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工作，没有成书可资借鉴。我们写出这本《藏族文学史略》，其不能尽如人意，是不言自明之事。正其谬误，我们是殷切寄希望于各方专家学者，希望有机会再作修订。

解放后藏族文学的发展，当另写专篇，为之介绍，现不赘及。

1985年1月

目 录

序言	(1)
概说	(1)
第一节 藏族文学的分类	(1)
第二节 藏族诗歌及其表现形式	(1)
第三节 散文与诗文合体	(15)
第一篇 吐蕃时期的藏族文学	(18)
第一章 诗歌	(19)
第一节 《藏史残卷》和其他古籍中保存的诗歌	(19)
第二节 米拉日巴的宗教诗和风景诗	(34)
第三节 贡噶坚赞的格言诗和格律诗	(41)
第二章 散文	(51)
第三章 神话传说与故事	(59)
第四章 翻译文学	(63)
第一节 佛经的翻译	(64)
第二节 《罗摩衍那》	(71)
第三节 《春秋后语·魏语》的译文	(77)
第二篇 元明时期的藏族文学	(80)
第一章 《诗镜论》及其注释	(81)
第二章 传记文学	(93)
第一节 《米拉日巴传》	(93)
第二节 《朱巴格雷传》	(105)
第三章 历史文学	(111)

第一节	《红史》	(111)
第二节	《西藏王统记》	(115)
第三节	《智者喜宴》	(120)
第四节	《西藏王臣记》	(124)
第四章	长篇史诗——《格萨尔王传》	(129)
第一节	《格萨尔王传》的故事梗概	(130)
第二节	《格萨尔王传》的体裁和组织形式	(131)
第三节	《格萨尔王传》的版本和部数	(132)
第四节	格萨尔的历史时代和史诗成书年代	(146)
第五节	《格萨尔王传》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149)
第五章	故事集	(159)
第一节	《死尸的故事》	(159)
第二节	《阿库顿巴的故事》	(163)
第六章	翻译文学	(167)
第一节	《龙喜记》	(167)
第二节	《云使》	(170)
第七章	索南扎巴的《格丹格言》	(172)
第八章	“宁阿”体格律诗的形成	(176)
第三篇	清代民国时期的藏族文学	(182)
第一章	诗歌	(183)
第一节	抒情诗——《仓洋嘉错情歌》	(183)
第二节	格言诗——《水树格言》和《王道论》	(189)
第三节	夏格林巴的《忆拉萨》	(195)
第四节	格达活佛的诗歌	(196)
第二章	传记文学——《颇罗鼎传》	(200)
第三章	寓言故事	(211)
第一节	《猴鸟的故事》	(211)
第二节	《禅师与鼠》	(224)

第三节	《莲池歌舞》	(226)
第四章	长篇小说	(229)
第一节	《句努达美的故事》	(229)
第二节	《郑宛达哇》	(235)
第三节	翻译小说——《唐僧喇嘛传》	(238)
第五章	戏剧文学	(244)
第一节	《文成公主》	(244)
第二节	《芷味滚登》	(247)
第三节	《朗萨雯波》	(248)
第四节	《卓娃桑姆》	(253)
第五节	《诺桑王子》	(257)
第六节	《苏吉尼玛》	(263)
第七节	《顿珠顿月》	(264)
第八节	《贝玛文巴》	(266)
第六章	《格丹格言注释》	(270)
第七章	民间歌、曲及谚语	(274)
第一节	情歌	(274)
第二节	弦子	(279)
第三节	酒曲	(281)
第四节	劳动歌	(284)
第五节	婚曲	(287)
第六节	杂曲与儿歌	(297)
第七节	反抗封建领主之歌	(300)
第八节	反对帝国主义之歌	(302)
第九节	颂歌	(304)
第十节	长篇民歌	(306)
第十一节	谚语	(314)

概 说

第一节 藏族文学的分类

老舍先生在他的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中，曾这样说过：“藏族的民间文学是丰富多彩的。在形式上不但有传记……和各种形式的诗歌，还有戏曲……，文学已有了高度发展的证明”。①

藏族文学，就其各种体裁几乎都具备了来看，是有高度的发展的。包括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两者在内，不但数量不算少，质量也是相当高的，特别是民间作品，源远流长，丰富瑰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藏族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藏族的僧侣文人们也曾按照印度《诗镜论》的文体分类法分过类。

《诗镜论》把所有文学作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诗歌（མཁའ་འགྲུ་པོ་འཕྲུལ་）；第二类是散文（མཁའ་འགྲུ་པོ་འཕྲུལ་）；第三类是诗文合体（མཁའ་འགྲུ་པོ་འཕྲུལ་མཁའ་འགྲུ་པོ་འཕྲུལ་）。诗歌一大类中包括着最短的四句体诗和四句以上的长诗（他们叫做ཉལ་འགྲུ་པོ་འཕྲུལ་，“宁阿钦波”）。散文一大类中，包括着故事等等。诗文合体包括有戏剧。这个分类，虽然很简单，但是却很概括。一切文学作品，都可按照作品的语言组织形式，分别归属在这三大类别中。

第二节 藏族诗歌及其表现形式

藏族诗歌，也曾有人作过一些分类。如有人分为山歌、锅庄、

①见《民间文学》1958年12期。

弦子、杂曲。有人分为“路系民歌”与“谐系民歌”，具体范围如何，没有看到详细的说明，尚不得知。我们觉得如把藏族民歌分为只歌不舞的“路系”（ལུ）和载歌载舞的“谐系”（གཞུང）也还概括。当然还有民间的长诗，如：仲鲁（ཞུ་ལུ，或可译为故事诗）、多巴（དཔ་ལུ，赞颂歌）、哲噶尔（འགྲུ་ལུ་ར་，乞讨歌。安木多藏区叫做འུ་ལུ་ར་），则在路系之外。不过如分作只歌不舞的“徒歌”和载歌载舞的“舞曲”两种：徒歌，包括路系民歌、故事诗、乞讨歌和作家所作的歌曲（如米拉日巴歌曲）等；舞曲，包括谐系民歌和杂曲，似乎也可以。现在有的将民歌分为三种，即鲁体民歌、谐体民歌和自由体民歌。

鲁体民歌，从基本的结构上看，是前后各段回环对应体。一般每首歌皆有数段，以二、三、四段最为常见。每段至少两句，多至十数句，而以三、四、五句的比较流行。每首歌的段与段之间的句数一般是相等的；段与段之间相应的句子，在立意用词、节奏停顿等方面都有对应的关系。

谐体民歌，从基本结构上看，是四句六言体。每首只有四句，每句六言（六个音节），两个音节一停顿，分三顿。

自由体民歌，形式比较自由，不象鲁体民歌那么段落分明，对应工整；也不象谐体民歌那么简单集中和必须是偶句。自由体民歌一般情况是一首十句以上。每句有六个音节、七个音节或九个音节等等形式。这类民歌，形式自由，有话就说，无话则止，可长可短。在敦煌古藏文史料中已经运用了这种形式，说明它的出现已是很早的了。

以上只是就民歌来说。当然还有不歌不舞的，尤其是作家作品，多属此种。

藏族诗歌的语言组织，似乎有两种最惯用的形式。这两种形式，可以说是藏族民间诗歌的基本语言形式，是藏族诗歌表现手法的基本特色。这两种语言组织形式是四行体的形式和三段体的形

式。四行体惯用六字为一句，全诗只有一段，类似汉族诗歌的六言绝句。三段体则以七字八字或九字为一句，各段互相对应，或者说它是藏族的一种律诗。前者是“谐”的基本形式，后者是“路”的基本形式。西藏地区用六言四行体的形式较多，其他藏族地区当然也用这种形式，特别是寺院里。康地的巴安弦子，也用“谐”的歌词来唱。其余地区似用三段体的形式较多。如拉伊、酒曲、婚曲、锅庄（ཐུ）、噶尔（གར）等。“谐”虽以四行为基本形式，但也有四行体扩展为六行体的，如：

དབྱར་ཁ་ཆར་པ་འི་དཀྱིལ་ལ།	夏天暴雨之中，
མ་ཕྱ་ལེགས་གི་མ་རེད།	孔雀不肯前来，
དབྱར་ཁ་ཆར་གི་དཀྱིལ་ལ།	冬天寒风之中，
མ་ཕྱ་ལེགས་གི་མ་རེད།	孔雀不肯前来，
ར་ཆར་འདི་བྱ་འཛམས་ཏུས།	香茶美酒齐备，
མ་ཕྱ་ལེགས་གི་ཡོད་དོ།	孔雀才会飞来。①

也有扩展为八行体的，如：

གངས་རི་མཐོན་པོའི་ཚེ་ལ།	高高的雪山顶上，
བྲུ་གིས་འདྲ་ཟེར་གར་བྱང་།	放射出瑞气祥光。
གཙུ་འཛམ་ན་མཐོ་གྲུ་གི་ལྷོས།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ཆིབས་པ་ཆིབས་ནས་ལེགས་བྱང་།	骑着骏马来到西藏。
ཆིབས་པ་བྱང་གཤོག་ཆིག་པས།	骏马风翅般的四蹄，
འདྲ་ཚན་ནང་བྱ་ལེགས་བྱང་།	踏着彩虹从天上下降。
དལ་བུའི་ཐུང་ཆར་གི་ལ།	濛濛的甘露细雨，
ར་ཆའི་ལུང་བྱ་ལེགས་སང་།	洒落在我们家乡。

还有扩展为两段四行体的，如：

བྲུ་གིས་རི་པོའི་ཚེ་ནས།	从吉祥的山顶，
------------------------	---------

① 藏族群众认为孔雀虽美，但却吃有毒的东西。此处比喻反动农奴主衣着华丽，内心狠毒，有如孔雀。全诗讽刺农奴主不劳而获，靠剥削生活（见《藏族民歌选》164页，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

གཞིར་བྱི་མ་བྱ་འཕྱར་བྱང་།
དེ་ལོས་བྱ་མ་རྒྱས་ལ།
གཞིར་བྱི་མགུལ་རྒྱན་བཞག་སྤང་།

金色的孔雀飞来，
它给年轻的姑娘们，
把黄金的项链带来。

བཀྲ་ཤིས་གར་བྱི་ཕྱགས་ནས།
དམར་པོའི་ཉི་མ་གར་བྱང་།
དེ་ལོས་ཐོད་མེ་རྒྱས་ལ།
བདེ་སྲིད་འཚོ་བ་བཞག་སྤང་།

从吉祥的东方，
红红的太阳升起来，
它给藏族人民，
把幸福快乐带来。

也有三段和三段以上的形式，已不限六字一句，如郭尔谐（ ཀློང་གཞུག་ ）：

མཚོ་སྒོད་བྱ་བཞི་བྱི་ལི་ཕྱགས་རི་འདྲ།
ཉེ་རྒྱུད་གཞིར་མིག་ནང་གི་རྩྭ་བྱ་འདྲ།
བྱི་ལི་ཕྱགས་རི་བྱི་ལ་མ་འབྱུར་བྱིས།
ནང་གི་རྩྭ་བྱ་ནང་ལ་འབྱུར་དྲགས་མེད།

下边四方的湖水象外面的围墙，
金眼的小鱼儿象里面的珠宝；
外面的围墙请你不要变，
里面的珠宝永远变不了。

མཚོ་སྒོད་བྱ་བཞི་བྱི་ལི་ཕྱགས་རི་འདྲ།
གཞིར་བྱ་བང་པ་ནང་གི་རྩྭ་བྱ་འདྲ།
བྱི་ལི་ཕྱགས་རི་བྱི་ལ་མ་འབྱུར་བྱིས།
ནང་གི་རྩྭ་བྱ་ནང་ལ་འབྱུར་དྲགས་མེད།

上边四方的湖水象外面的围墙，
金色的野鸭象里面的珠宝；
外面的围墙请你不要变，
里面的珠宝永远变不了。

རྩྭ་སྒོད་བཞི་བྱི་ལི་ཕྱགས་རི་འདྲ།
རྩྭ་སྒོད་གཞིར་པ་ནང་གི་རྩྭ་བྱ་འདྲ།
བྱི་ལི་ཕྱགས་རི་བྱི་ལ་མ་འབྱུར་བྱིས།
ནང་གི་རྩྭ་བྱ་ནང་ལ་འབྱུར་དྲགས་མེད།

四方的马圈象外面的围墙，
赤兔骏马象里面的珠宝；
外面的围墙请你不要变，
里面的珠宝永远变不了。

རྩྭ་སྒོད་བྱ་བཞི་བྱི་ལི་ཕྱགས་རི་འདྲ།
བྱི་ལྟ་རྩྭ་འཇལ་མ་ནང་གི་རྩྭ་བྱ་འདྲ།
བྱི་ལི་ཕྱགས་རི་བྱི་ལ་མ་འབྱུར་བྱིས།

四方的柳林象外面的围墙，
小鸟黄莺儿象里面的珠宝，
外面的围墙请你不要变，

ནང་གི་ནང་ཁྱ་ནང་ལ་འཕྲུང་དགས་ཞིང། 里面的宝珠永远变不了。①

还有大谐（གཞས་ཆེན）。可能是从“谐”发展而成，但组织已超出了“谐”的范围。

三段体是“路”的基本形式。但也有压缩为两段体的，如青海、甘肃的藏族地区，即一般说的安木多地区的拉伊，多为两段体。拉伊藏语作“ལ་གཞས”（山歌），是只歌不舞的，却以“谐”（གཞས，安木多地区读作“伊”）来命名，不以“路”来称呼。但这些地区的酒曲和婚曲等，都仍旧保持三段体的组织形式。他们还把“拉伊”叫“康巴路”（ཁ་པ་ལ་ལུ་ལུ་）。这也可以说明三段体的“拉伊”只是安木多地区的称呼，康地区仍叫作“路”。它是康、青和甘肃等地区惯用的山歌形式。而西藏一些地区采用“拉伊”形式时，又依照自己本地的习惯，压缩成一段体，如：

ཅ་དྭགས་དྭགས་ཐུགས་ཅ་ཁ་རིང།	白色的印度马是花马，
དྭགས་ཁ་ཐུ་མི་མིང་གཟུ་འདྲ་རིང།	花白的西宁马是青马。
ཐིང་ཐུགས་ཅ་ཁ་མ་ཐུང་ན།	花马的心儿若不变，
ང་མི་མིང་གཟུ་ཐུ་འཕྲུང་དོན་ཞིང།	我青马决定不变卦。

又如：

ས་ཡར་ཡར་འགྲོ་ཞིང་ཡག་ཡག་རིང།	向前走呀走呀真是好，
ས་ཡར་ཡར་འགྲོ་ཞིང་མེ་ཉག་ཁ།	往前走呀走呀花遍地，
ངའི་ཞེས་པ་ལ་གྲང་ལྷག་མི་རིང།	我祖先是山岗牧羊人，
ལྷག་གཡང་དྭགས་རིག་ཏུ་མང་པོ་དང།	见了羊群想头多着哩！

西藏地区的“路”（特别是山歌）也采用“谐”的六字一句的四行体形式，如：

ཕ་རིའི་བྲག་ལ་གཞིགས་དང།	请看那边的山岩，
བྲག་ལ་མྱ་མོ་མི་བདུག	虽没有仙女在上边，
མི་ཉག་མྱིང་དང་འདྲ་བས།	花儿却象心一般的可爱，

①引自《藏族民歌选》。

གཞི་ཁྱིལ་ལ་འབྱུང་ས་ནས།

生长石岩中间。

还有对唱形式，如——

男：

男唱：

གསེར་གྱི་ཉེ་མའི་ཤིང་ནང་།

金色的田野中间，

བུ་མ་མེ་ཉི་ག་འདྲ་བ།

姑娘似美丽的花朵，

ཞེས་ས་ལ་ཡོད་པའི་བུ་མའི།

我心中的姑娘啊！

བྱུག་ས་ལ་ག་རེ་དགོངས་བྱུང་།

你心里在想什么？

女答：

女答：

ཡང་ཚེ་དར་བའི་རྩོན་པ།

年轻力壮的猎人，

ས་ཤིང་འདྲིབ་ས་ལས་མཁས་པ།

耕田种地的能手，

ཡ་ཏ་བྱུག་ས་གཞིང་མ་གནང་།

亲爱的阿哥呀请别乱想，

བུ་མ་མ་བྱུག་ས་ནས་བཞུད་ཡོད།

姑娘我专把你等候。

这样“谐”和“路”有时也有些相混，不好分辨。

长的杂曲如“色佳宾松”、“梭牙纳”、“日纳梭日纳”，虽然不是“谐”，但也是一段一段的整齐形式，和长诗如故事诗、赞颂歌、乞讨歌的形式不同，长诗的分段则不是整齐划一的，这种形式似可归入前面所说的自由体内。

民间诗歌如上所举的各种形式，基本上不超出六字句、七字句、八字句和九字句（衬字除外）。绝大多数是整齐划一的，即六字句全首都为六字句，七字句全首都为七字句，等等。也有杂言的，即六字句体杂有五字句，或七字句；七字句体杂有八字句或九字句。这种杂言体是少数，特别是六言体杂体是最为少见的。每句的节奏：六字句是二字一顿凡三顿；七字句是二、二、三也是三顿；八字句是三、二、三也是三顿；九字句是二、二、二、三是四顿。四行体的谐扩展为六行或八行或更多的行数，都是偶数。三段体的“路”由两句或多到十句以上为一段，一段中的句数则有偶有奇。

藏族民歌的具体名称，我们知道的不多，西藏大概有：路、